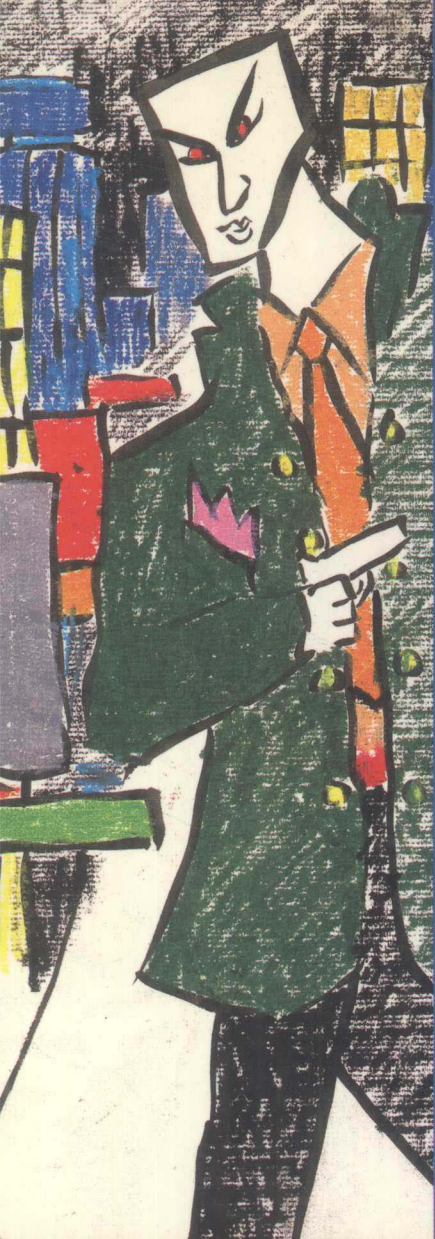


臥底神探

譚文輝



CID 手記 1



譚文輝
CID
手記

書 名：臥底神探

作 者：譚文輝

執行編輯：梁凱盈

美術監督：靳埭強

封面插圖：黃祖強

出 版：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
香港德道中 288 號華英昌大廈 6 C
543-5123

印 刷：雅聯印刷有限公司

植 字：勁兆有限公司

定 價：每本港幣二十五元

出版書號：JXF 90003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臥底神探

譚文輝



CID 手記

1

6	5	4	3	2	1
臥	血	跟	腐	練	槍
底	案	縱	屍	靶	戰

155	133	113	77	53	3
-----	-----	-----	----	----	---

1

槍戰

砰砰！

彭！彭！彭！

砰砰砰砰砰砰！

我匿响架 Van 仔後面，揸住支點 38，個心好驚，好驚！如果有乜三長兩短，芝芝就慘囉。

你以為芝芝係我邊個？我老婆？我條女？錯！係我屋企隻狗。

依家尖沙咀忠信表行門前最啱用「慘烈」兩個字去形容。

隔遠望過去，的士上嘅大隻張好似領咗嘢。

剛才一輪槍戰，我睇起碼燒咗五、六十飛，眼白白睇住班賊走晒，重有幾個伙記受傷，呢一鏢認真「金」。

手上支槍剩番三粒子彈，做夠 Quota，可以交差嘞。

五分鐘之後，白車蜂湧而至，半個尖沙咀重重封鎖。

仲有好多手尾要跟，唉！

出咗場咁耐，依家都應該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譚文輝，班伙記叫我做輝少；蠱惑仔就叫我做輝爺；落到 Club，媽媽生鍾意改埋我個姓，叫我做陳文輝；話我最興托住班小姐塊面，左搓搓，右撫撫，好似無線阿輝哥化粧咁手勢，哼！俾佢吹脹。

我今年三十出頭，可能保養得好，睇落至多二十四、五。當咗十幾年差，重係散仔一名。

唔好以為我唔長進，大佬寫幾次紙叫我升，都俾我彈番轉頭。

我其實有好大苦衷嘅，遲啲慢慢先講啦。

袋番支砲，行埋田雞強身邊。

「田雞強，呢鑊點睇？」

「點睇？我睇杰過西米。」

「走咗班賊雖然好癲，但唔怪得人嘅囉。」我都有些少內疚，但事到如今唯有安慰自己一句。

田雞強嘅真名叫做田繼強，調過嚟重案組八個月零十日，同埋我一隊，爲人好有正義感。不過，正義感呢樣嘢，一個唔覺意，會變成戀居。

講番呢鑊忠信表行劫案。

今日係星期三，跑夜馬。我哋等咗半年嘅嘢，卒之發生。

六個月前，重案組總部召開過一次特別行動會議，上頭收到風，話會有班蠱惑仔準備做單大嘢。時間唔知，但係知道班賊會响尖沙咀金鋪表行埋手。

果日大佬派完柯打，我同田雞強出尖沙咀搵線。

下晝五點幾。

尖沙咀寫字樓放工時間。周街都係人。

大檔、大富豪、大蠱惑重未夠鐘開工。

搵個地方歇歇脚先。

田雞強問：「輝少，尖沙咀閒閒地有一百幾十間金舖表行，班友會揀邊間埋手呢喂？」

「懵佬，梗係揀啲夠大間又易散水嘅啦。」我呷咗一啖咖啡，答咗等如冇答。

田雞強好有耐性：「咁即係邊間啲？」

我有佢咁好氣：「我知道就做警務處長啦！」

佢俾我窒到講唔落去，唯有又開話題。

「輝少今日心情唔多靚，去冲個涼啦，我請。」田雞強又幾仗義疏財。

冲完涼，走去九記食飯。食完飯，成九點幾十點。

好奇怪。彌敦道啲舖頭好多已經拉閘收工，但係……

我特別留意到一間表行。

可能係第六感。

點解佢咁夜都唔門門呢？

行埋櫃面。

「小姐，食咗飯未？」我好英俊咁笑咗一笑。

「先生，買表呀？請隨便揀。」

「唔想買住，睇下先。」

「計平啲俾你。」小姐果然有啲手段，再纏落去，我驚住真係會幫襯佢買番隻表。

「小姐，我係 CID 重案組探員譚文輝，我想問你幾句。」

小姐面上嘅笑容消失得好快。

本來初初來笑起上嚟重有少少似陳法蓉，點知突然間變咗黃曼梨咁款。

「譚 Sir，有乜可以幫你呢？」

企响度五分鐘冇現過身嘅田雞強開聲：「請問你哋老板响唔响度？」

「走咗。」

「咁邊位係負責人呢？」

「我。」

「小姐貴姓？」呢個問題由我發問。

「姓葉……」

「葉子楣個葉。」今次輪到田雞強反應快。衰仔對眼同時在她的胸前掠過。

「葉小姐，」我同田雞強拍慣檔，一人一句，冇撞對白，「點解周圍喲舖頭收晒工，而你哋重燈光火著呢？」

葉小姐面容稍鬆，「今晚係星期三，跑夜馬，我哋收十點半。」

「點解？」田雞強接得好緊。

「喲人贏咗馬，收咗錢，會來買表，所以收夜喲囉。」

疑團解開。

「小姐，收工去宵夜？一齊啦。」我一貫嘅宗旨係有殺錯，冇放過。
「多謝啦，阿 Sir，我男朋友响門口等我放工。」

啲冇癮嘅表情浮晒响我塊面度。

田雞強乘機撩我：「搵小姐宵夜？去大富豪啦，輝少！」
行番出表行。

表行坐落尖沙咀彌敦道，隔離係麼地道，南行出梳士巴利道，左轉去漆咸道，然後紅磡過海；又可以剗上公主道入獅子山隧道然後去新界。
呢處四通八達，散水容易。

第日返到總部，向阿頭報告。

大叔聽完我講，點點頭，好有力咁講咗句：「Well done—」
大叔係邊個？

先叉開少少講呢樣嘢。

响CID裏頭，「大叔」就係總警司，「二叔」就係高級警司，總督察就叫「老頂」，唔係幾興Sir前Sir後嘅。因為大家都係著T恤、波鞋、牛仔褲，咁叫法有親切感，做起嘢上嚟會有咁計較。

最睇唔過李修賢拍咁警察片，寫到响「老頂」不知幾寸。

好嘞，講番頭先開會。

經過情報科分析過之後，認為我搵嘅線最有價值，於是開始都署人手。

本來呢响係警方嘅機密，但係因為呢單Case嘅File已經Close咗，賊都拉埋，所以响呢度求其講少少。

不過，為咗顧全紀律部隊嘅守則，以及做差人嘅職業道德，以下講俾各位聽嘅古仔，有意將响細節抹咗去。大家睇完就算，千祈唔好話係我爆嘅。射住！射住！多多包涵。

第二日，尖沙咀彌敦道上遊人如鯽，多咗一班人，有掃街嘅、有睇嘢

嘅，有揸住公事包行來行去嘅——

仲有，响凱悅酒店嘅貴賓套房之內，對正表行嘅大玻璃窗前，架起咗三部電視錄像機，當然有 TVB 嘅咁靚，不過表行方圓 500 公尺範圍內所有行人、汽車、貓、狗、老鼠、煙、塵、垃圾都一件不留咁錄下來，以便情報科嘅伙記分析。

响表行周圍嘅伙記，我哋叫佢做 OP。OP 點解呢喂？係英文 Observation Post 嘅簡寫。Observation Post 又點解呢喂？對唔住，英文我唔多識，唔該你哋自己查字典。

好嘞，在彌敦道上，我同田雞強著住套老西，領帶皮鞋，挽住個公事包，成個謝賢咁款。

為咗避免表行內嘅人過份緊張，我哋冇入裏面同葉小姐打情罵俏。

接近傍晚，我有啲緊張，心裏面掠過好多個假設。

「田雞強，你估會唔會爆大鑊呢？」

「你話呢？」田雞強一招反客為主。

「我本來係靠估嘅，點知依家真係揀佢做目標，我對自己冇乜信心。」

「你都慫嘅，上頭啲線堅過我哋一百倍啦，如果唔係，今日又點會如臨大敵咁款呢？」

田雞強不愧係初生之犢。當差三年，調過來CID之後，成個人興合合咁，慌死班賊今晚唔做世界。

我有小小唔同，我見過大場面，打劫响香港來講，同交通意外差唔多咁普遍。

時間一分一秒咁溜走，街上嘅人變得零星落索。

表行嘅電閘緩緩降下。

表面睇好似冇嘢咁，但你哋知唔知，呢個時候係我哋最緊張嘅時間。

十幾隻眼從不同嘅OP射向表行大門前嘅電閘。

仲有兩呎，仲有一呎半，仲有一呎……大閘輕輕碰在地上，發出了一下沉沉嘅聲响。

平靜，好平靜。

冇事，乜事都冇。

深夜，除咗留响酒店房間內嘅一隊探員，二十四小時不停監視之外，其它 OP 都撤下嘞。

第二日嘅情形，同第一日差不多。

第三日嘅情形，又同第二日差不多。

如是者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一個月、兩個月……直至第三個月某日下午……

「總台 Call 各單位注意，表行門口喺經過嘅藍色豐田司力架牌 BE X4X3，已响同一路線上出現過三次，車上四名中國籍男子可能有所行動，請各單位隨時候命。」

經過三個月長時間嘅摧殘，我哋嘅鬥志已經麻木晒，對眼「及」女仔多過「及」表行。

成日都問老頂，究竟係咪收咗流電？

想玩殘我地班伙記咩？

依家一聽總台咁講，全身神經線又再緊咗一緊，「喂，田雞強，醒定啲啦，呢次堅嘅。」

田雞強眉宇之間流露出一絲興奮嘅神情，隻手好自然咁插咗入西裝袋內。

攤銀包？非也，拔槍在手是真。

田雞強因為調來 CID 未夠十八個月，日日返工攤槍，放工要交返支槍俾槍房。唔似得我咁日陀夜陀，二十四小時槍不離身。

呢啲係警隊對新丁嘅規定，我哋戲稱「朝行晚拆」。

我同田雞強並肩向表行方向行過去，當冇事發生一樣，盡量表現出一